

花季雨季

爱在琐

碎中

马从春



老实说我这人，实在是很懒。从小到大的生活，在父母的羽翼下过着“衣来伸手饭来张口”的生活，什么活儿也不干。谈恋爱时，我和女友又在双方父母那里两头“蹭饭”，偶尔出去，也几乎都是在饭店里解决肚子问题。

后来，女友成了老婆，问题来了。离开了父母，一大堆衣服要自己洗，一日三餐要自己做，两人却谁也不愿意干。

僵持到最后，我硬着头皮，袖子一卷，忙活起来。可是当我一切搞定之后，老婆大人却怒气冲冲，把我好一顿臭骂。原来，她那件心爱的衣服被我放在洗衣机里时间太长，绞烂了，而我做的几个小菜，不是炒得糊了，就是盐放得能咸死一头牛。

要说这世上男人最大的幸福，莫过于自己懒惰加无能而又遇上一个勤快而贤惠的女人。很幸运，我就遇到这么一个。

从此以后，家务活老婆全包了。衣服脏了往洗衣机里一扔，自有人操作好晾干了叠好，我周末下午带着一身汗水从球场回来，她总会把干爽的衣服递到我手里，催我去洗澡。一日三餐也不用我操心，至于买菜，咱可从来不知道菜市场在哪里，因为精明的老婆说过，我这个人太憨，买菜会吃亏的。

时间长了，当然也有怨言。看着东边的大李每天早早地从菜市场满载而归，西边的小王早起晚归地接送孩子，还隔三差五地在厨房里把菜做得喷香，老婆就沉不住气了。她一边对着镜子顾影自怜，说怎么嫁了你这个懒鬼真是前世欠你的，你看我脸上皱纹又多了些，一边手里剥着刚买来的毛豆。

我正在电脑前写作，听她这么一说，也觉得很是惭愧。赶紧过来安慰她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小时候，我奶奶常跟我说‘一哥一好，白头偕老’，夫妻两人不可能都优秀的，你太优秀，我就不行而堕落了。”一番甜言蜜语猛灌之后，老婆又笑逐颜开了。

其实，我也知道，老婆也是个聪明人，即使我再懒惰甜言蜜语再多，倘若她彻底较真，和我对抗到底，最终我也是要投降的。她之所以能够这样做，实在是因为那份爱情转化为亲情之后的爱啊！因为爱，让我们走到了一起，因为爱，便能使一个人可以忍受冗繁而琐碎的生活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人在途中

我的双城生活

欣悦

近日电视里正在热播电视剧《双城生活》，男女主角奔波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，生活里有诸多的不便和矛盾，其情感常常徘徊在破裂的边缘，看着他们，我不禁想到了自己的双城生活。

我的双城生活虽说不是相隔的那样远，坐汽车不过一个小时左右的行程，也没有南北方生活与观念的差异，但这些年来走下来也有许多的不方便，孩子长大了还好，孩子小时那简直是一种不能承受之重，一个人要上班又在照顾孩子，感觉到把自己分成两个人都不够用，好在那时，我的女儿跟着她奶奶长到三四岁时才接到身边幼儿园，一定的程度上也算缓解了我的压力。

因为不是离得太远，老公每个星期都会回家，周末是我们一家人幸福团圆的日子，女儿不离片刻地围绕着我的父亲，一声声爸爸叫的让人心里比吃了蜜还甜，我也会粘在老公身边，趁女儿偶尔不在抱他一下，那一抱，常常让我眼里莫名其妙地含了泪水，老公会拍拍我，安慰我说：进了你，我好好陪你，天天陪你。

老公回到家里，总是尽量地多做些家务，买下差不多一个星期要吃的菜，择洗干净后一一放进冰箱里，还会买一些速冻食品以备不时之需，更会蒸好一大锅的馒头，老公蒸的馒头松软却筋斗，比外面买的要好吃得多，馒头放进冰箱里冷藏，吃时只需蒸锅蒸一下即可，这几乎是他每个星期回来的必修课，我深知老公的用心，他是在用这些实实在在的家务来表达他对我的愧疚和爱，他知道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，也知道作为一个男人一定要有行动来表达对于亲人的爱，男人既要养家也要为家付出。

老公是个好老公，我受了这么多的苦和累，想到老公的体贴和爱，想到老公对于这个家的付出，纵使我有太多的委屈，我也认了。家是幸福的港湾，好好珍惜了，才会有亲情，才会有温暖。

多年的双城生活让我体会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，深知有人在突发事件特别是孩子生病时的无依无靠，也深知有一个人陪在身边是多么幸福的事情，只是当初选择了这样的生活，选择了去爱这个人，我也只有无怨无悔地走下来，并让自己在这样的生活里变得自立和坚强。

人生感悟

有良知的人有幸福

积雪草

走。”他看了一眼，莫名其妙地心慌起来，说：“你先去，我去趟WC，回来找你。”

他远远地看着，修鞋的女人不是很老，五十几岁的样子，但常年年在墙根底下风吹雨淋日晒的，满脸沧桑，并且有很多的皱纹，头上包了一块蓝色的围巾，围巾底下露出一缕头发已经有大半是白的。他不错眼地盯着，一直看到眼睛酸涩地发胀。

他躲在一个修自行车的小摊后面磨蹭着，不肯过去，忽然看见两个年轻力壮的男性和修鞋的女人争执起来，说她两个月没交管理费了，修鞋的女人脸上堆起谦卑讨好的笑容，看得他心中很难受。她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两个月没有挣到钱，可不可以缓一缓？”矮个子男人不由分说，伸手去掏她口袋。她用手紧紧地捂着，两个人争执起来，年轻的男人失手把她推倒了。她磕倒在台阶上。

他的心颤栗起来，跑过去，不由分说，一把抓住那个男人的手，大声喝道：“你放开我的妈妈！你想干什么？”

他的妻子吃惊地瞪着他，

好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
他解释：“上大学时，我曾经告诉我，我妈妈是老师，其实不是的，我骗了你。我一直很自卑，以为有这样一个妈妈会很丢人。其实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，这么多年，她就是用这双手，供我读了大学，还有那一万块钱，就是你眼里不够买一个平方房子的一万块钱，那是我妈妈攒了好几年的汗水钱。”

他说不下去，因为眼睛里溢满了泪水，声音哽咽，不管妻子能不能原谅自己，说出来心中才会安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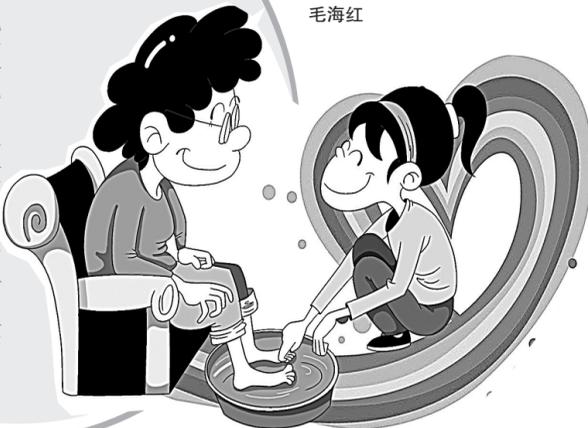
他在家住了一个星期，临走的前一天，谁都没有想到，赌气而去的妻子回来了，她把那一万块钱的存折还给母亲，说：“他骗我，我很生气，但看在他能够在那么多人面前认你这个妈妈，还算有良心。这钱是您辛辛苦苦挣来的，我们不能要。”她把存折递给母亲。

母亲用衣袖擦拭着落下来的泪水。他看着生命中两个至亲至爱的人，拥在一起，感慨万千。这世间，没有卑微的爱，有良知的人才配得到幸福。

万家灯火

给母亲洗脚

毛海红



周末，回去看父母，发现父母又老了许多，母亲的脚骨质增生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晚上母亲用醋泡脚，听说醋可以软化骨质增生，我这才发现母亲的脚肤色暗淡，毫无光泽和弹性，脚趾也严重变形，大拇指旁边突出有拇指那么大一块硬骨头，脚掌上布满了老茧，脚后跟又干又裂。难以想象这双脚走过了70年的风风雨雨，带着四个子女在人生路上跋涉，并一路艰辛地走过来……我的眼睛潮湿了，往事历历在目。

小时候，一到冬天我的手脚就冻烂，又红又肿，一暖热就奇痒无比，用了许多冻疮膏也无效。母亲便四处打听偏方，听说有几种偏方治：一是用霜打的辣椒熬水泡，二是用麻雀脑子涂抹，三是用埋到雪地里里的樱桃涂抹患处。一到深秋母亲便削下许多霜打过的辣椒晒干收起来，冬天和哥哥拿着手电筒爬上梯子抓麻雀，这两种偏方还好，最贵的是樱桃，七八十年代能吃饱穿暖不错了，哪敢买樱桃奢侈用品啊！那可是比肉还贵，而且农村根本没有卖的，要到县城去买。但为了治我的冻疮，

母亲不惜节衣缩食攒钱到城里买樱桃。

农村的冬天似乎要比城里冷许多，西北风呼呼地刮着，我缩着脖子踩着壮，骂着这该死的天气。晚上母亲熬好一锅辣椒水，把我的小脚泡进去，一遍遍地揉搓，完了涂上樱桃包好。再把一块青砖放在炉子上烧热，用布包起来放在我脚头暖，那时买不起暖水袋，母亲就想这个办法来为我取暖，使我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冬天。

从小母亲为我洗过无数次脚，我却从未给母亲洗过一次，甚至不知母亲的脚长得啥

样。低头，弯腰，捧起母亲的脚，我要好好给母亲洗洗脚。母亲哪里肯啊，一边推托一边说，哪能让闺女娇贵的手来洗娘的臭脚呀，我自己来。我说，娘，从小你为我洗了无数次脚，就让我给你尽一次孝吧！我用手细细地搓着母亲结满老茧的脚，洗完后又拿来剪刀给母亲剪去指甲到掉老茧。抬头看母亲，母亲的眼里闪着泪花，目光中充满了慈爱和体贴，脸上溢满了幸福和甜蜜。

趁父母健在，赶快行孝吧！常回家看看，哪怕陪父母说说话，也是我们感谢父母的一种方式。

世相百态



“抠门”有方

杨秀建

板上的电源关了，但连接墙上的电源插座没有拔下来，那么仍然会有微弱的电流通过，同样会造成电能的白白浪费。所以每次出门前或者关闭电视、电脑等电器，老婆都会习惯性地把插座从墙上拔下来。

当然老婆还有许多抠门的地方，比如爬山带的矿泉水喝完了，她总是要把空瓶子带回家；家里的旧报纸杂志老婆也会积攒起来，等多了就卖给废品店；女儿穿过的旧校服老婆送到裁缝那儿改改短，然后散步锻炼时穿；洗发精挤不出来的时候，老婆就会拧开瓶盖，灌些温水在里面摇晃几下，这样又可以再用上一两次……

虽然老婆“抠门”出了名，但她也只是在能抠的地方抠，可省的地方省；该用钱的时候，应花钱的地方，老婆从来不曾含糊和吝啬，比如读书买报，送孩子上学，孝敬父母，爱心捐款等等，老婆花起钱来，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

虽然经济条件越来越好，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但是老婆“抠门”的习惯却一直都没有改变，并且还抠出了窍门和技术。

洗澡时，老婆每次站在脚盆里面洗，因为从喷头淋下来的水，在洗好澡的同时，大部分水留在了脚盆里面，然后老婆用脚盆里的水拖地板，洗花草，冲厕所，一水多用。

遇到洗澡用的煤气罐气太少打不燃火时，老婆并不急着叫送气的上门，而是把炒菜用的气罐和洗澡用的气罐对接一下，这样洗澡用的气罐里面剩余的气又可以炒上三两菜，真可谓充分发挥余热。

每次洗衣服剩下的小块难以再用的肥皂，老婆舍不得丢

房间里静得让人不安，两人谁也不说话。

要挟

周末保姆小郭回自己家了，因为王伟有事外出，陆宝宝这天自告奋勇来陪陆教授。她按王伟的交代，对照着方子煎药。

“得炖两小时呢！”放下方子，陆宝宝决定利用这两小时扶老太太下楼去散步。

在小区里散了一会儿步，陆宝宝的额头就出汗了。陆教授大半个身子都靠在她身上，她得使劲儿搀着才行，就劝道：“姑姑，您尽量靠自己的力量走，大夫不是说了吗，您得多运动才能恢复得更快。”

陆教授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什么，陆宝宝没听明白，不过，从陆教授的眼神里她能估计到，八成是在对她的服务表示不满。陆宝宝没地方，勉强又坚持了半小时，就匆匆打道回府了。

回到家里，陆宝宝把陆教授扶到轮椅上坐下，给老太太换衣服、洗脸，才停当，陆教授又是要喝水又是看电视的，把陆宝宝指挥得团团转。

好不容易坐下了，陆宝宝迷迷糊糊打起了盹，直到陆教授再次敲打轮椅的扶手，她才茫然地睁开眼睛，“您要什么？”

就见陆教授使劲指着煤气炉上炖着的虫草汤。

陆宝宝一看手表，“哎哟”一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奔进厨房。手忙脚乱打翻了刚出锅的炖盅，一大半药汤都洒到了陆宝宝的脚背上，她被烫得顿时“啊”的一声惨叫蹦起老高。与此同时，陆教授也跑到厨房门口，一脸惊慌地问侄女：“烫着没有？”

陆宝宝龇牙咧嘴地直吸冷气：“疼死我了！”话音刚落，她猛地抬起头来，“姑姑！刚才您说什么？您好好清楚！啊，您还自己个儿能走？”

陆宝宝彻底明白过来，“原来您早恢复了，却一直弄虚作假，就是为了骗我们！刚才散步的时候，您是故意修理我的！”

陆教授连珠炮似的说：“骗你怎么了？修理你怎么了？张东昱和拉拉的事情你敢说你原来不知道？我的老命都差点儿叫你们这样，修理你算是轻的了！枉我一直当你亲闺女一样疼。我这辈子都没出过那么大的丑，张大姑那通电话，把我给臊得！总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拉拉！”

陆宝宝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姑

姑，我不是咒您，就怕当时一说，您当时就得被气得送医院。就您这要强的性格，我们赌不起——要不是考虑到这一点，王伟也不能听我的，不听拉拉的。”

陆教授很恼火，伸手指在陆宝宝后脑勺上拍了一掌。陆宝宝劝道：“您别再再装了，再装下去王伟和拉拉真要散了。”

陆教授余怒未消，“早散早好！”陆宝宝不以为然，“您这可不损点！您要再装，我就到王伟面前揭发您！”

“你敢！”陆教授突然“嘘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声点儿！是不是王伟回来了？”

果然是王伟回来了。他显得异常疲惫。陆宝宝关心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？”他没有回答。

陆宝宝又作惊喜状，道：“王伟，有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姑姑能说话了，走路也好了。”

王伟诧异地看看陆教授，陆教授赶忙说：“好了，不知道怎么了，忽然舌头就好使了，腿也好使了，看来虫草汤还真有效。”

王伟怔怔地说：“虫草和燕窝都是拉拉让人捎来的。”

陆教授尴尬地“哦”了两声。陆宝宝忙打圆场，“王伟，你让拉拉来看看姑姑吧，姑姑好久没见到拉拉了，是不是，姑姑？”

“是呀，你给拉拉打电话吧。”陆教授说。

“我刚把拉拉送走。”

两个女人都吃了一惊，“拉拉来过？”

“我们分手了。”王伟说，“通知我们一下。”

“宝宝，你赶快打电话给拉拉，就说我已经好了，让她回来。”陆教授真急了。

“不用了。她决定了的事情，谁也拉不回来。”他站起身，拥抱了一下陆教授，“妈妈，我真高兴您恢复得这样好。真的，我特别高兴。”

王伟转身回自己的卧室，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。

再见，职场

黄国栋冷不丁冒出一句话：“早该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。加薪的事情，我知道不能令你满意，我只能说我尽力了。”

拉拉嘀咕说：“我不是因为加薪的事情，加薪的幅度我确实觉得不怎么的，可人生到了我这个阶段，对加薪也不是特别敏感了。”

“人家本来也没说让你请，是你自己主动的，还让我们定地方。”

“乐乐我跟你讲啊，这顿饭哥不是请不起，既然是你好好朋友，今天我答应了，那咱就好好吃。不过这样的事情不要再有第二次，不是谁请的问题，而是咱们的家庭条件和人家没法比。人家可以让你吃一顿饭，但不能天天顿顿都请你，物以类聚，人贵有自知之明。而且我早跟你说过，不要贪小便宜，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家的手短，早晚有难堪的一天。朋友之间尤其不能牵扯到钱，听见没有？”

“听——见——一——听——”我学衙门升堂时的调子压低着拖长腔，心想你真是把爸的死心眼儿全继承到手了，愿佛祖保佑我未来媳妇日后不会碰上有出息的个体户。

连载

35

在人家吃饭就我家阿姨做，凑不齐我就找朋友出去吃。”

“以后周末如果你家没人做饭，就跟乐乐来我家吃饭吧，小女孩别总在外面吃，对身体不好。”

我几乎要喷了！这几句听起来好像人话嘛！说话的是我哥么？

我冷静，询问：“请问杨先生在家会做什么呢？”

“无须一切。”哥大言不惭。

买单的时候，哥握手示意侍应生过来，侍应却在看蒙蒙脸色，朱阿蒙笑着接过买单哥说：“他们不会收你钱的，也不会收我的嘻嘻，我买单就好了，他们会找我爸算账的。”下次吧，下次我去你们家，你要亲手做饭给我吃哦！你刚刚自己说的。”

我看看朱阿蒙绯红的小脸蛋，又看看哥那张掰不开筷子的脸……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。

寒假，我找到一份兼职工作——一个健身会所的女子防身术教练，每周六日上课，月薪1500，加课有提成，还可以免费使用健身器械。

第一天正式课授课完毕，我从操场走向更衣室，一个小子在我身后怯怯地问：“老师，能不能教几招抵制女流氓的防身术？”

一回头，江宇航很萌地冲我眨眨眼。

江宇航是这间会所的金卡会员。出了会所，我说：“这个事，跟你的秘密一样，不能说出来。”

“嘘！”江宇航拂袖下腰呈奴才领旨状。

“平身吧！”我笑笑。

“你要不赶着回家咱一起吃饭？我知道有一地儿水煮鱼做的特好。”

“行，我请你！”我气宇轩昂站在路口招手打车。

“这种粗活儿让小的来。”江宇航按下我的手，指了指后面的停车场，“在这稍等我一下。”

1分钟后，一辆白色牧马人停在我面前。我惊魂未定停在路边。江宇航从驾驶室探过身子推开门，嬉皮笑脸：“上来啊，还真等我下去给你开车门啊？”

没想。真是没想到！

车开出去500米远，我没话找话：“你咋不整个自动挡的车呢？”

江宇航直视前方：“那是给我残疾人开的。”然后很娴熟地挂挡换挡挂挡换挡。

此情此景，从我现在这个角度看吧……江同学确实有点小帅。

“人家本来也没说让你请，是你自己主动的，还让我们定地方。”

“乐乐我跟你讲啊，这顿饭哥不是请不起，既然是你好好朋友，今天我答应了，那咱就好好吃。不过这样的事情不要再有第二次，不是谁请的问题，而是咱们的家庭条件和人家没法比。人家可以让你吃一顿饭，但不能天天顿顿都请你，物以类聚，人贵有自知之明。而且我早跟你说过，不要贪小便宜，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家的手短，早晚有难堪的一天。朋友之间尤其不能牵扯到钱，听见没有？”

“听——见——一——听——”我学衙门升堂时的调子压低着拖长腔，心想你真是把爸的死心眼儿全继承到手了，愿佛祖保佑我未来媳妇日后不会碰上有出息的个体户。

谁在抠门



“没事的，我爸经常在这里请人吃饭，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。”

说话间，一位经理迈着猫步踱进来，殷勤拿着点餐单冲朱阿蒙笑：“大小姐今天想吃什么啊？今天有碟鱼头，要不要来一例？”

“哦，好啊！要一客，红烧的吧！”朱阿蒙一副熟客姿态：“乐乐你跟哥哥你们爱吃的菜。”

“你做主吧！”哥把菜单推给她，“你都这么熟了，就点你觉得好吃的就行。”

“那行。”朱阿蒙眯着眼睛经理，“面包黄油鱼子酱，厨师沙拉，罐虾、罐牛、罗宋汤3盅、奶汁鲫鱼3客……”

“够了吧？你还有朋友要来么？”哥打断她的发言。

“没有，都尝一下嘛，我觉得都挺好吃的！”蒙蒙转过脸，“那先这些吧，不够再加，哦对了，还有你们自酿的那个果酒，先来一扎。”

没想。礼毕。微臣告退。

哥一直盯着朱阿蒙，蒙蒙两个脸蛋红红的，很不好意思地用手摸了摸。

“蒙蒙，你家是做生意的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平时在家是妈妈做饭多还是爸爸做饭多啊？”

“都不做，他们都有应酬。难得

4